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制造声音 贾平凹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
ISBN 7-03-009544-4

I ①制…摇 II ①贾…摇 III ①中篇小说 中国 当代
②短篇小说 作品集 中国 当代摇 IV ①I247.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11111 号)

制造声音

作者：贾平凹

责任编辑：潘摇静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100125

电话传真：(010) 65014948 (出版发行部)

(010) 65014949 (总编室)

电子邮箱：zg@作家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

开本：16 开 印张 10

字数：

印张： 插页：

印数：

版次：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03-009544-4

定价：16.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摇摇目摇次

制造声音.....	员
玻摇璃	圆
梅摇花	園
小摇楚	源
小人物	灏
读《西厢记》	苑
任摇氏	愿
观摇我.....	员

序

贾平凹

辑九七年的小说,以记其少而小。

愿年初

制造声音

我去采访这个州刚刚离休的专员。采访结束后我们坐在客厅喝茶，他却放了一段录音问我听到什么，我说是风里的树声。是树声，他说，你听得懂这树声吗？

有树风就有了形状，但风里的树是要说话的。

你知道，这个州是一个贫困的地区，但因处在交通要道上，过往的官员就特别多。我已经是上些岁数的人，实在不宜于干那些恭迎欢送的事，当组织上安排我来，我就想提前离休，或者调往省城寻一个清闲的部门，拈弄笔墨，句读里暗度春光罢了。但到任后的那年秋天，我改变了心态，就一直在州里干了五年。

秋天的这一日，因下乡□了左脚，在专署里调养，正读一册闲书，上有‘留此一双脚，他日小则拜跪上官，胼胝民事；大则跨马据鞍，驰驱天下’句，嘿然而笑，却接到通知：省上又要来一位官员。差不多成了定规，大凡省城、京城来了重要人物，除了布置安全保卫措施，州城的社会环境得治理，卫生得打扫。公安局长就将城中的小商小贩全集中到城南角一条巷中，几条主要街道两旁都摆上了花盆。而一些破烂地段无线改造，就统统砌了大幅广告。他们在向我汇报时，特意指出已将一个长年在城中上访的疯子用车拉到城外五十里地方去了，因为这

疯子形状肮脏，而且叫嚣省上来了大官他要拦道喊冤呀。

省城的官员到了，他十分的年轻。我的左脚打了封闭针，和地委书记汇报了我们的工作，于听取和认真记录了他的指示，然后陪他参观几个点。那个下午，我们从城南伊伊县回来，才要步行去视察我们的商厦，十字路口那里就拥了一堆人，听得很嘶哑的喊声：“树会说话的！树真的会说话的！”我立即知道出了事，脸都气红了，公安局长就跑过来拉我在一旁说，那个疯子谁也没有料到又出现在了城里，而且抱着那电杆拉不走，围观的群众就很多。他向我检讨着他的工作过错，我没时间去训责他，忙鼓动着省上的官员从另一条巷子转过去，但我仍听到这个嘶哑的喊声“树会说话的！树真的……”后边的话“唔”了一下，可能是被手捂住了。地委书记在介绍着那条巷里的明清建筑，我趁机退后，招手让公安局长过来，问疯子怎么喊树会说话的？公安局长说，他是为一棵树疯了的，就为一棵树多年在城里上访，满城人没有不认识他的。我说我来这么久了，怎么不知道？公安局长说一个疯子他怎能进了专署大院？我说，你去告诉他，让他不要找省上人，天大的冤枉，晚上到我办公室来说。

晚上，安排了省上官员在宾馆休息后，我虽然累着，但心轻松下来，也并没有睡意，在办公室等待那疯子。左等右等没来，我开始练书法。我这身份不可能去歌舞厅，不可能有与人打麻将，下班之后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读书练字，我业余唯有这爱好。写了一幅古人句：“死之日，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不恨。”公安局

长就亲自坐车把疯子拉了来。疯子竟是下午被送进了拘留所的,我对公安局长大为光火,并且陪情道歉。疯子是一个七十岁左右的老头,个子高大,但枯瘦如柴,头发和胡子已成毡片,浑身散发着一股难闻的酸臭味。老头进拘留所似乎并未介意,对公安局长的道歉也无动于衷,只嚷道:“树会说话的!树是一九四八年栽的!”公安局长说:“你嚷什么呀?这是专员!”老头说:“专员,树会说话的!”公安局长就吓唬了:“你再嚷?!”老头偏梗着脖子,脖子上暴起了几条青筋说:“树就是会说话的!”我说:“树会说话的。”老头得意地看了公安局长一眼,一颗清涕就吊在鼻尖,一把捏下来要揩向桌腿,后来还是揩在身上的裤腰处。我让他坐,他说他不会,公安局长说:“让你坐你就坐!”按他在椅子上。我摆摆手让公安局长出去,开始询问老头。

你叫什么名字?

杨二娃。

哪个县里的?

伊伊县 伊伊乡东洼村。

多大岁数了?

不大,才七十还差 三天。

你有什么冤枉事?

树是一九四八年栽的,不是一九五二年栽的。怎么能是一九五二年呢?不是一九五二年,是一九四八年。树会说话的。

就为这事吗?

就为这事。

你告了多少年了？

十五年零三个月。

为一棵树值得告十五年？

可树就是一九四八年栽的，为什么要说是一九五二年栽的？

这点事村里就可以解决嘛！

德贵是坏人！

德贵是谁？

村长。他谋算这棵树哩，他想收回去再买了给他爹做棺材的。

你找过乡长吗？

人家在一个壶里尿！

一个壶里尿？

德贵的婆娘是个卖 伊的，她和乡长……

住嘴！你怎么这样骂人？

我不骂了。

你说吧。

乡长我找过三十二次，他派人打我，我到县上去，县上的父母官我都找过，父母官两年就换了人。张县长说要解决，但他调走了。又来了陆县长，他让乡里解决，乡里不解决，向上反映我是刁民。我不是刁民。我又找刘县长、王县长，马县长，他们都不理我了，说我是疯子。我是疯子吗？

不是疯子。

不是疯子！树是一九四八年栽的就是一九四八年栽的，我要是疯子我能记得树是一九四八年栽的？

你说树是一九四八年栽的，那树还在吗？

在的。它今年老了，身上有一个洞，东边那个枝丫枯了，那原先上边有人鸟窠的，八月初三的夜晚刮风，窠就掉下来，这窠应该归我的，村长的儿子却捡了去，那是能做三天饭的柴禾哩，我去……

你说树是一九四八年栽的，你有什么证明？

我老婆证明。一九四八年春上我和我老婆去她娘家，当天回来我栽的，栽了树老婆给我擀的宽片杂面，调的干辣面，没有盐的，老婆说你将就将就吃。

那你老婆怎么不出来证明？

她死了。这娘们害了我一辈子，该她作证的时候，她就上吊死了！这狗娘儿们，她死了，我懒得给她烧倒头纸，别人家的老婆都是帮夫运，她却猪一样要我养活！

还有什么证明？

拴狗那老□能证明。我栽树时他正在地头捡粪哩，但他瞧别人都是说对是一九五二年栽的，他就说他记不住陈年老事了。拴狗老□我瞧不起他！没人作证明，可树会说话呀，他们就是不去听！

家里还有什么人？

一个儿子，死了。儿子是好儿子。他像我，村人都说我们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儿子陪我去县上上访，回来搭的拖拉机，拖拉机翻了，我没事，拖拉机却压在他肚子上，肠子就压了出来。我那老婆向我要儿子，我骂了她，

她就死在绳上的。

嗯。

专员，树肯定是一九四八年栽的，不是一九五二年栽的，你去听听，树会说话的。

杨二娃——

在的。

就这样吧，你拿上这点钱，明日去车站买了票回去。不要再跑了。我派人很快去给你落实，是一九四八年栽的就是一九四八年栽的，是一九五二年栽的就是一九五二年栽的，我给你个结果。

是一九四八年栽的！如果你们硬要说不是一九四八年栽的，我还要告的。你叫什么名字？

惠世清。

那好。那我就告德贵，乡长，王县长张县长陆县长刘县长马县长，还有你惠世清，惠专员！

送走了省上的官员，我打电话给伊伊县的马县长，托他把有关杨二娃的档案材料送上来。马县长亲自来州城向我汇报，杨二娃竟没有什么档案材料，但马县长知道这件事，说这棵树是在东洼村南头，树下的那块地解放前属杨二娃的地，解放后土地收公，树却归私人。那时树小，谁也没在意，后来树大了，杨二娃说树是一九四八年栽的，树权归他私人，村里人说树是一九五二年栽的，一九五二年栽在地头的树应归村里。村里每年要伐，杨二娃都护树，他把旧屋拆了重新盖在树下，现在树身就长在屋当堂里。

就为这棵树，能值几个钱？马县长说，农民爱认死理，杨二娃疯疯癫癫告了十五年，活得真没个意思！

那你说，怎么活着有意思呢？

我训斥着我的部下，命令他们组织个专案组，去东洼村落实这件事，树是有年轮的，可以请一些专家考证一下树到底是一九四八年的还是一九五二年的。

专案组很快就回来了，考证出树是一九四八年栽的。我作了批示 树归属于杨二娃。

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年春天，伊伊县旱象严重，我下去检查灾情，突然想起了杨二娃和那棵一九四八年栽下的树。我和马县长坐车往东洼村，打问杨二娃，村人说，杨二娃吗，早死了！

杨二娃死了。这老头瘦是瘦，精神头儿还好，而树被断定为一九四八年栽的，又归属于他，冬天里他就病倒了。一开春，地气上升，病又加重，不知什么时候□气在家里，村人发现了的时候，人已经僵硬。

马县长说，这老头，他要是继续上访，可能还要活着。

马县长的话是对的，这么说，是我害死了这老头。

□，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孔子说的吧？马县长指着一个小虫子，小虫子是从树上吊一条丝下来的，但小虫子是死的 这小虫子也闻道了！

这树要是不断定为一九四八年栽的，老头就一百年一千年地活下去吗？

树依然活着，树是常见的那种椿树，确是老得身上有

了洞,除了东边的枝丫枯了,西边的枝丫也枯了,树身三分之一在一间歪歪斜斜的屋子中间。杨二娃因是孤人,死后村人就以他家的柜作了棺材,在屋中掘坑下葬,这房子也锁了门,让它自废自塌了将来就是坟丘。

我说,给老头奠奠酒吧。

秘书去买了一瓶酒,我就把酒全浇在屋前。这时起了风,风是看不见的,但椿树枝叶摇摆,嘎嘎作响,风就有了形状,树也有了声。老头给我说过树会说话的,树会说什么话呢?我听不出来,便用录音机录了。

多少年里,我一直在企图听懂这树声,你听听,这树在说的什么话呢?

癸卯年 苑月 圓日午写

玻璃

约好的是在德巴街路南第十个电杆下会面，我去了却就是不见他。一年没来这条街，两边的店铺门面差不多全改装成玻璃，冬季清冷，难得有太阳出来，玻璃就全闪着光，通街似乎开阔了许多，也深长了，一派亮堂。我靠在电杆下吸了一会儿烟。行人来来往往，在街也在墙上，分不清谁是真人，谁是玻璃中的影子。后来感觉有人在批点着什么，还以为是对面商店里的售货员。一回头，才发现就在我身后咫尺，玻璃窗里，他们正盯着我交头接耳。是嘲笑我大冬天里还剃着个光头，还是鄙夷我提着的一捆脏兮兮棉被卷？管他的！我要见的是王有福！把头仰起来看天，天也清白，如是更大玻璃。但我后悔不该先去见那刘老太太，原本把钱交给她就完了，老太太却喋喋不休地问儿子在南方做什么工，服不服水土，能吃饱饭吗？一沓钱数过一遍又数过一遍，眼泪就流下来，叫“我儿……我儿！”误了一个小时，是王有福没有来，还是来过了又走了？

我决意再等一阵，趑进街对面的一家小茶馆里一边喝茶一边盯这边的电杆，一个蓬乱着头发的女人出现在电杆下，但没有停，只将一把清涕抹在上面，手又藏在襟下走了。一个矮胖子立在那里看电杆上贴着的治性病的广告单，极快地从怀里掏出一张什么也贴上去，拔腿跑过几步，又慢悠悠往前去了。王得贵一再说他爹是个大高个儿，走路向前一倾一倾的。茶馆的旁边新盖了一家全街最大的外资酒店，巨大的营业厅全部以玻璃装嵌，可能

装修还未彻底完工吧，正有人用白粉在一排高大的玻璃上写‘注意玻璃’的字样。拐角处，四个人又忙着安装一块玻璃，脾气很大地不知在骂着什么，并且用脚踢着地上的一堆玻璃渣，太阳下玻璃渣就明灭着一片碎光。

如果是黄昏，太阳缓缓向西沉去，德巴街两边每一块玻璃上都将有一个太阳，是越来越大越来越低的日落轨迹吗？这景象是多么辉煌！我为我的想象兴奋了，然而我不能在这里待到黄昏！

吃过一壶茶后，我回到了家。妻子却说王有福来电话了，电话里反复解释他是病了，不能赴约，能否明日上午在德巴街后边的德比街再见，仍是路南第十个电杆下。病人？他病得真是时候，我骂了一句，他怎么就不死了？！但是第二天我还是赶到德比街，第十个电杆下果然坐着一个老头。见我走近，老头立即翻身起来，是大高个儿，比他儿子还要高，头却很小，小得有些滑稽。那张脸全肿起来，像一个面包，双眼几乎成了一条线，额头上包扎着一块纱布。我说你是王得贵的爹吗？他立即变下腰，不住点头，说 我叫王有福。我说你受伤了，怎不告诉我你家的地址，我可以把东西直接带去呀。他吱唔了一句，似乎是说家里地方太小，又乱，怎么能让你跑那么多路呢？就用手摸摸额头，说是跌了一跤，不碍事的。

“昨日不能来，’他为难地对我笑笑，“你生气了吧？”

“没什么。’我说。

“你肯定是生气了，怎么能不生气呢？”

“没什么。”

“是生气了，真对不住你。我老得不中用了……”

我越是说没有什么，他越是给我道歉，甚至撕开纱布的一角要证明他真的是受了伤。老头的性格有些像他的儿子，我倒真的又生了气。

“你怎么这样□嗦！”

他楞了楞，不言语了。

我把棉被卷儿交给他，告诉他得贵一切都好，又把得贵捐的钱交给他，让给娘好好治病。他极快地看了下四周没人，就解开裤带将钱装进裤衩上的兜里，说：“我请你去喝烧酒！”

我谢绝了。我转身往街的四头走去，又回过头来给我鞠了个躬。我问他家离这儿不远吗，要不要拦辆的士送送他。他说不远，就在德巴街紧南头的胡同里。我说那何必绕德比街西头，从这里穿个小巷就是德巴街，再穿下去不就更近吗？老头笑了一下，说：“我不走德巴街。”转身走去，还嘟囔了一句：

“我才不去德巴街哩。”

他不去德巴街，我却要去德巴街的，昨日那家茶馆的茶不错，价钱又便宜，我可以打电话约几个哥儿们来，一年不见面了，如果他们混得还不如意，就鼓动跟我一块下南方去。走过了那家豪华的外资酒店门口，营业厅的高大玻璃墙上却贴出了一张布告：

昨天因我酒店装修的玻璃上未有标志，致使一过路人误撞受伤。敬请受伤者速来我店接受我们的歉意并领取受伤赔偿费。

看完布告，我立即被这家外资酒店的举动感动，但很快就想到王有福老头是不是撞了玻璃受的伤呢？越是这样越，越觉得有可能，倒高兴老头能得到一笔赔偿了！啊，啊，我在心里突然蒙生了一个念头：既然肯赔偿，那就是他们理屈，何不得寸进尺，去法院上告，趁机索赔更大的一笔钱呢？！我为我的聪明而得意，第二天便给王有福打电话，再次约他有要紧事，当日下午到德巴街，不，到德比街红星饭店边吃边谈。

红星饭店门面普通，但里面的上下两层楼全部也是玻璃装修，坐在楼上的厅里就能看见走廊的行人。我选择这家饭店，就是要证实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在外资酒店撞伤的。他果然按时赴约，我一发现他出现在玻璃走廊里就大声招呼，他看见了我，肿胀的脸上泛了笑容，步履却小心翼翼，明明到了通往厅里的门口，还是用手在那里摸，证实是门口了，一倾一倾地摇晃着小脑袋走进来。

“我没请你，你倒请我了！”他说，“这情我要回报的，得贵回来了，我让他一定请你。”

“这说到哪儿了，我和得贵是朋友，一顿饭算什么！”我把酒给他倒了一杯。他赶忙说：“我不敢喝的，我有伤。”

“伤还没好吗？大伯，你是在德巴街外资酒店那儿撞伤的吗？”

“你……那酒店怎么啦？”

“这么说，你真的在那儿撞的！”

“这……”

老头看着我，瓷在那里，我看出他要抵赖，但脸色立即赤红，压低了声音说：“是在那儿撞的。”一下子人蔫了许多，可怜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这就好。”我说。

“但我不是故意。”老头急起来。“……玻璃怎么那样干净，像没有什么一样……你相信我，我说的是真的。我那日感冒，原本头就晕晕的，接到你的电话出来，经过那里，明明看着是没有什么的，就走过去，咚，便撞上了。我是小心了一辈子的人，老了老了却撞上玻璃了。真的是明明看着什么都没有呀，却就是有玻璃，玻璃把我骗了。墙就是墙，好好的，为什么都疯了似地要拿玻璃做墙？”

我怕老头紧张，扶他坐下。

“现在人多地方少，装上玻璃可以从视觉上扩大空间的。”

“可这就日弄人了嘛！真分不来哪儿走得通哪儿又是走不通？我这出门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我笑起来。

“那酒店现在怎么啦？”

我偏不回答他，只是问：“你撞伤了，伤这么重的，怎么就走了？”

“哗啦一声，玻璃碎了，我才知道是撞上玻璃了。酒店里三个姑娘出来扶我，血流了一脸，把她们倒吓坏了，又进去要找干净布给我包扎伤口，我爬起来跑了。我是不好，有私心，我怕她们出来了不让我走。我赔不起那玻

璃呀！”

“他们现在可是在到处找你哩。”

“是吗，还在找我？我已经几天没敢去德巴街了，他们是在街口认人吗？”

“他们贴了布告……”

“……”

老头哭丧下脸来，在腰里掏钱，却问我一块玻璃多少钱，玻璃有两丈多高的。

我嘿嘿笑起来。

“你笑我了？”

“不是你给他们赔，是他们要给你赔！”

“赔我？”

“是赔你。”我说，“他们贴了布告要寻人赔偿，但我约你来是要告诉你不要接受他们的赔偿，你应该去上诉，诉酒店装上玻璃而不在玻璃上作任何标志，导致你受了伤，他们赔偿能赔多少钱？上诉告他们，索赔的就不是几百元几千元了！”

老头兀自楞在那里，一条线的眼里极力努出那黑珠来盯我，说：“你大伯是有私心，撞坏了人家玻璃害怕赔偿才溜掉的，你是该笑话我的，可我也经了一辈子世事，老了老了又让玻璃骗了我一次就够了，我再也不受骗了！”

“这是真的，”我急了，“我没有骗你，你可以去德巴街看布告嘛！”

“你就是不骗我，那酒店也是骗我哩，我一去那不是